他們的財富從何而來？每人都有不能說的故事
他們富可敵國　但在中國的安全感還不如貧民
他們開始逃離中國　試圖在世界各地重建傳奇






內幕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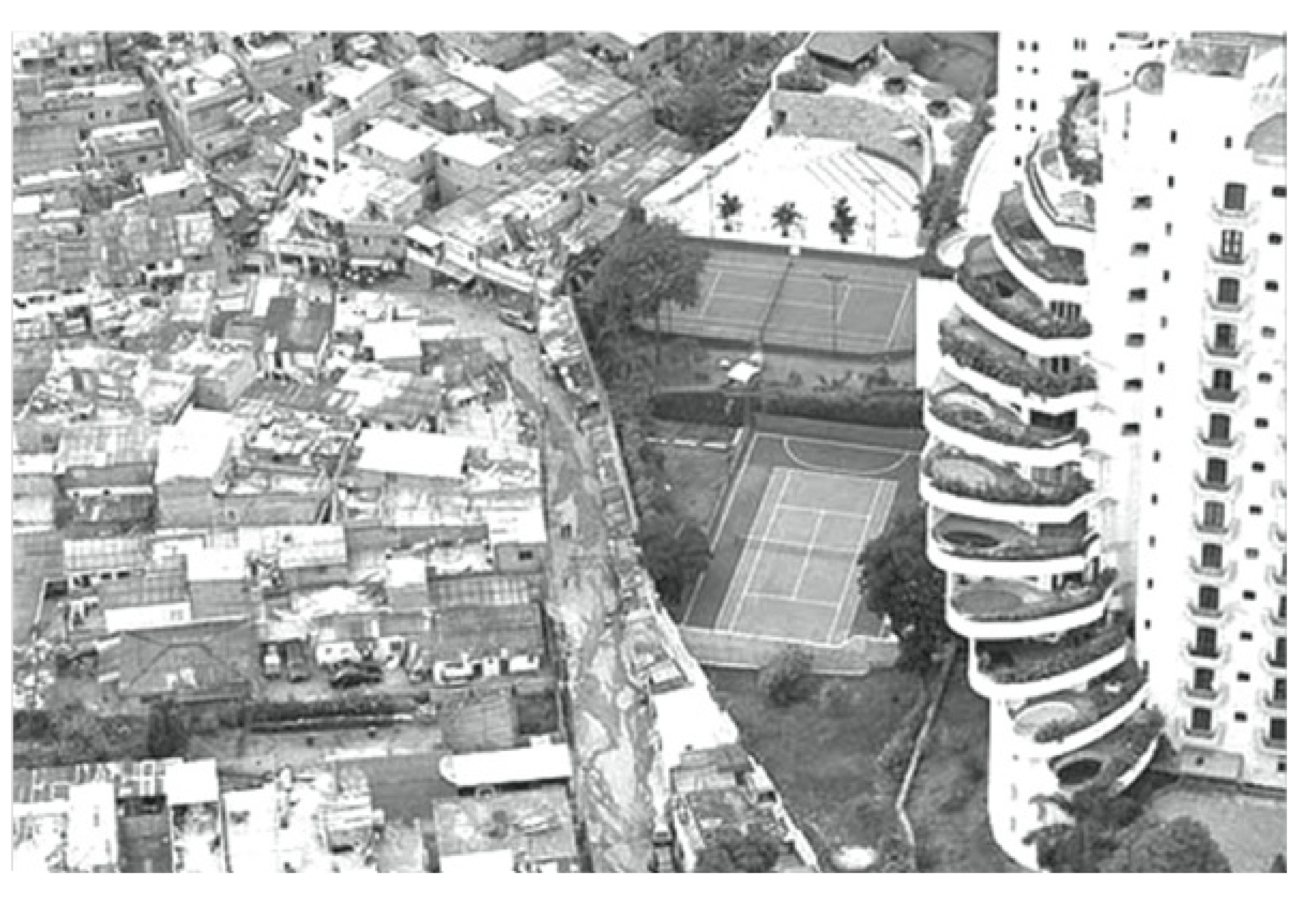
目錄

# 中國富人越來越富

中國貧富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工農、城鄉的收入差距增幅已躍居世界第一。此外，中國富裕人士的移民人數位居世界第四；與美國富人逃離稅收不同，中國人是為了人類生存的基本權利而移民海外

## 中國貧富差距世界第一

正當北京聲稱中國已屬於“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之際，中國的收入不均程度卻日益增加，這並非指中國的窮人越來越窮，但富人肯定是越來越富。2014年6月20日《福布斯》自由撰稿人肯尼斯·拉波扎（Kenneth Rapoza）寫道，根據凱捷諮詢公司指出，2014年中國擁有100萬美元或更多資產的高淨值人士數目較2013年同期增加了18%，超越世界平均的14.7%。



中國的貧富收入差距增幅已躍居世界第一。

## 貧富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目前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期，貧富之間的差距也不斷擴大，這對低收入水平的人而言並不是件好事。由於中國的勞力密集產業如汽車製造和房地產建築等正逐漸轉型為技術含量更高、高附加價值的商品和服務，不再過度依賴以低廉人力成本為主要考量的加工出口產業，這對中國政府來說也可能是項隱憂；因為數眾多的基層低技術勞工可能將在新時代中遭到就業市場淘汰。

拉波扎引述密歇根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僅大於美國，也是全世界最嚴重的國家。該研究主要根據中國五所大學所收集的數據，如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進行的“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的大型調查項目，發現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貧富收入差距增幅已躍居世界第一。

2014年4月29日彭博社報導，密歇根大學利用2010年至2012年間中國五所大學的六份調查數據，計算出中國當前的基尼係數為0.55，高於2011年美國官方所公布的0.477。該報告指出，中國的貧富差距從1980年至2010年幾乎擴大了一倍，與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一致。在198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3，

當時該國大多是窮人；而美國則為0.45。

基尼係數為計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數值介於零至一之間，越接近零代表社會階層間的收入分配越平均；大於或等於0.5代表貧富差距懸殊，0.4則為警戒線。

2012年中國政府拒絕公布本國的基尼係數。參與研究的密歇根大學社會學教授謝宇表示：“不幸的是，基於各種現實和政治等因素，中國官方統計數據並非有關當今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可靠信息來源”。他還提到：“中國人民知道收入差距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收入不平等高度容忍，認為此乃經濟快速成長必須付出的代價。”

## 貧富差距情況嚴峻

謝宇指出，在2012年中國的一項全國調查中，貧富差距是許多受訪者認為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排名甚至高於貪汙腐敗和失業率。彭博社引述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黎表示，中國的工農差距、城鄉差距相當大，但單靠市場力量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通過政府改變收入分配架構，加上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來縮小巨大的貧富差距。

自1978年以來，中國收入不均的現象開始崛起，當時正值國家經濟開始快速發展，區域間的經濟活動差異以及城鄉居民巨大的收入差距是造成這項問題的主要因素。謝宇說：“中國之所以收入嚴重不平等，部分可歸因於政府的發展政策長期以來偏向城市及沿海發達地區居民，農村及欠開發地區受惠程度相當低”。（《明鏡月刊》編譯 顧家明）

他的生意遍布五大洲，價值上百億美元；從印度洋的石油，到新加坡和迪拜的地產，再到航運航空，乃至新加坡和俄羅斯，他都有所涉足。一位認識他的人稱其是個危險人物，“刀口上舔過血”，並將徐形容為“行事極端，賭性極大，他喜歡參與政治，並通過押注於弱勢一方以謀求未來超級收益”

# 最神秘的中國大亨向世界擴張

## “低調”的寡頭

2013年12月，塞拉利昂總統歐內斯特·巴伊·科羅馬（Ernest Bai Koroma）在參加完紀念前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的儀式後並沒有直接回國，而是低調地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稍作停留，與相關人士討論面對戰亂威脅的塞拉利昂的經濟發展和投資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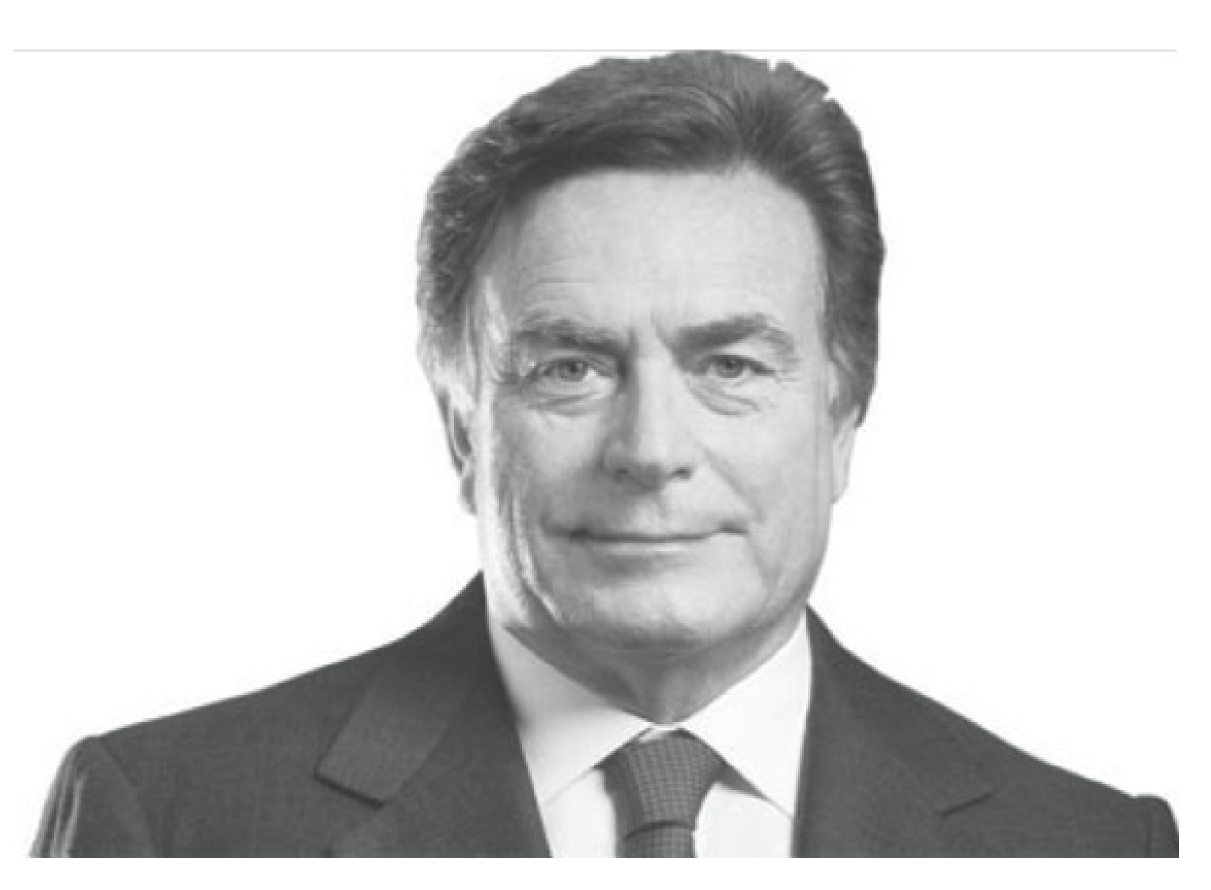


左一戴眼鏡的人就是徐京華。

會談選在羅安達的一座摩天大樓中進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署名湯姆·布吉斯（Tom Burgis）的文章援引當時在場的人透露的信息，科羅馬當天與坐在他右手邊的一個中國人進行了深入的交談；這個中國人看起來50多歲的樣子，略有些禿頂，留著整齊的山羊角鬍子，穿黑色西裝，打紅色領帶，戴著眼鏡。

布吉斯這樣評價這個中國男人：“他比那些訪問非洲，大肆鼓吹中非聯盟，用非洲的原油和礦產幫助中國經濟發展的的中國官員要低調得多。這個男人就是徐京華”——在英文報導中，他被稱作Sam Pa；雖然這只是他8個名字中的1個。

而中文媒體則稱徐京華為“能源掮客”：“他們與中石化成立合資公司，獲得安哥拉多個石油區塊，自身卻沒有開採石油需要的大規模資金和技術；他們承諾向政府提供數十億美元巨額貸款，得以承包大量基建工程，再轉包給其他中國公司，但承諾並不總是兌現；他們在非洲一些國家政權脆弱時進入，從政府手中獲取礦產合同，無視國際社會關注的道德問題；他們行事神秘，擁有豪華私人飛機，過境免檢，直接與政府高層聯絡；他們甚至試圖以中國政府官方代表身份在一些國家獲得項目，迫使中國外交部幾度公開聲明，稱中基公司與中國政府毫無關係。”



海爾德·巴塔格裡亞

那麼這個看似在非洲可以“一手遮天”的徐京華到底都在做著哪些生意呢？布吉斯通過多年的調查指出，徐京華的生意遍布五大洲，價值上百億美元；從印度洋的石油，到新加坡和迪拜的地產，再到航運航空，乃至新加坡和俄羅斯，徐京華都有所涉足。

與他的巨額財富和龐大商業網絡不符的是他的低調，徐京華幾乎從不接受媒體採訪，其下屬公司的負責人和員工也盡量躲避媒體。布吉斯曾經在2014年5月拜訪了徐京華眾多公司的“總部”——香港金鐘道88號；在那裡，他得倒的答覆是沒有人會同他交談，並請他馬上離開。

而徐京華旗下安中石油在新加坡的負責人Jee Kin Wee雖然與布吉斯相互之間發了幾封電子郵件，但是對於記者提的一些敏感問題保持沉默，最後只回答了布吉斯提出的52個問題中的4個。

## 曾從事情報工作

布吉斯稱，徐京華1958年出生在大陸，兒童時期就到了香港，目前持有安哥拉國籍。還有消息稱，他有兩個兒子。

和很多中國富豪相同，徐京華的背景和發家史模糊隱晦。曾經與徐京華在安哥拉合作多年的葡萄牙籍銀行家海爾德·巴塔格里亞(Helder Bataglia)對《金融時報》說：“他的背景，我認為是被刻意保密起來了，他的使命是幫助中國在世界進行擴張。”

而據另外一位接受了布吉斯採訪，曾經在非洲從事軍火生意，且非常熟悉非洲情報機構的匿名受訪者稱，徐京華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曾經為中國情報機關的一個海外分支機構工作，這位受訪者曾經在那個時候偶遇過他：“他的一生都在為中國情報機構工作”，“徐京華在非洲的軍火，石油，鑽石和武器交易中都有所涉足——中國在那個時候的很多情報人員都經商了。”

結合多方信息，布吉斯確信在安哥拉內戰時期出現的徐京華當時是在從事軍火生意，“但是生意的具體內容我不清楚”。

而中國國內媒體《新世紀》週刊也援引一位認識徐京華的人稱其是個危險人物，“刀口上舔過血”，並將徐形容為“行事極端，賭性極大，他喜歡參與政治，並通過押注於弱勢一方以謀求未來超級收益”。

## 神秘的合作者

而與徐京華同樣面目模糊的是他的合作夥伴羅方紅。根據目前可以看到的媒體報導中的形容，羅方紅是一個個子矮小的女人，梳著波波頭；據見過他的人說，她的渾身上下散發出一種權威性。

2004年，她曾經因為尋求與巴塔格里亞的合作而前往拉丁美洲；4月4日，徐京華和羅方紅出同時現在了由當時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主持的電視節目《你好總統》上，在節目中，查韋斯稱羅方紅是“一位中國將軍的女兒”。

還有海外媒體稱，羅方紅曾經為鄧小平擔任過翻譯。

據《新世紀》週刊調查，羅方紅祖籍北京，於20世紀80年代赴港，現在持香港身份證。她的丈夫王翔飛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精通英文與德文，曾經就職於中共中央外聯部，後與羅方紅一起移居香港。王翔飛還曾就職於光大銀行，現在是中基公司多家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徐京華與羅方紅共同擁有註冊在金鐘道88號的數十家“中基系”和“安中系”公司；其中中國中國國際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 CIF）與安中石油（China Sonangol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是徐羅二人生意的“大本營”——目前“中基系”和“安中系”旗下共有公司60多家。

香港金鐘太古廣場二期十樓電梯右手邊走廊盡頭就是中國國際基金，雖然這家公司在非洲稱得上是可以呼風喚雨，但是在大陸，乃至在香港都十分低調，知道的人並不多。

與徐京華隱居幕後不同，羅方紅是“前台人物”，擔任了中基公司主席、安中石油副主席及創輝國際董事等職務；而徐在這些公司裡的身份則十分模糊，他沒有擔任任何實際職務，稱自己只是“顧問”。金鐘道集團（外界對於註冊地址位於金鐘道88號的徐京華下屬的60多家公司的統稱）的一名律師也說，他“並不是公司的正式領導，更像是一個顧問”，

但是曾經和羅方紅與徐京華做過生意的的幾內亞前礦業部長蒂亞姆（Mahmoud Thiam）稱，徐京華才是真正的老闆，“他似乎想甩掉羅方紅，但是辦不到。”

布吉斯也稱：“徐京華的名字並不在公司的所有者或者領導人的名單上，但是他卻是這些公司的實際掌控者，代表這家公司與各國總統、阿拉伯部落的酋長、將軍和大亨們會面。他的實力是他成為中國和非洲的“中間人”。

在調查安中石油的時候，布吉斯曾經接到過這樣的警告：“基於合作方和我們達成的協議，以及我們內部保密協議——這也是大多數私人公司的做法，我們不會提供更多的公司信息，如果你繼續堅持調查或者出版誹謗安中資源的信息，我們將追究你的法律責任”，同時這封信中還說：“我們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們不必像上市公司那樣提交公司商業活動的報告。”

## 早期生意並不順利

據《新世紀》週刊的調查，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徐京華以“Ghiu Ka Leung”的名字註冊了幾家公司，其中有一家的註冊地址顯示就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當時的比利時駐中國大使館也在同一幢樓裡。

而徐京華早期的商業歷史也是模糊不清的，有消息說他在20世紀80年代從事設備貿易，90年代時，他還嘗試與當時的洪森政府做生意，但最終沒有成功。

根據現在可以查到的香港法庭記錄，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徐京華的多個公司曾申報破產，並被起訴拖欠債務和逃稅，被起訴次數超過15次。

在與洪森政府做生意失敗後，徐京華離開了柬埔寨，來到了澳門，並經人介紹認識了巴塔格里亞。巴塔格里亞是Escom集團的創始人，在安哥拉和剛果從事石油，礦產和房地產行業的的生意。




中間女性為羅方紅。

巴塔格里亞生於葡萄牙，在安哥拉長大，在胡京華出現之前，他曾經是安哥拉最大的投資者。

關於徐京華和巴塔格里亞是如何相識的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金融時報》的文章稱，2003年，胡京華到葡萄牙里斯本出席一個會議，在那裡他遇到了巴塔格里亞。胡京華對巴塔格里亞說，想和他共同成立一個合資公司，在非洲和南美洲做生意。巴塔格里亞說：“你說的我很感興趣，因為中國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勢力越來越大，但是我希望在合作之前先好好了解一下你”。於是，胡京華在2004年帶領巴塔格里亞來到了中國。

巴塔格里亞的代表團在中國會見了一些中國國企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對他說：“我們（在非洲和南美洲）缺乏相關經驗，讓我們合作吧。”巴塔格里亞深知私人關係在中國的重要性，也許正是看中了胡京華的這些人脈關係，他後來很快與胡京華簽署了一些合作協議。

這次中國之行讓巴塔格里亞得出來一個結論：“毫無疑問，我認為胡京華是為中國政府工作的。”

巴塔格裡亞與胡京華最早的合作始於南美洲的能源和基礎建設領域，之後轉向了安哥拉。

## 在前蘇聯結識桑托斯

21世紀初期的安哥拉剛剛結束了將近30年的內戰，百廢待興，但是政府的腐敗使西方投資者望而怯步，而胡京華正是在這個恰當的時候出現在了安哥拉。

這次並不是胡京華第一次出現在安哥拉，巴塔格里亞對《金融時報》回憶說：“2003年我第一次見到尋京華的時候，他告訴我自己在十到15年前就到過安哥拉”，他同時還認為，在那段時間呆在安哥拉的人，肯定是出於某種官方目的。

徐京華還告訴巴塔格里亞，他在那個時候就見過了安哥拉現任總統桑托斯（JoséEduardodos Santos），但是他並沒有透露自己當時在安哥拉做什麼。

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報導曾指出，徐京華曾經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的一個前蘇聯軍事學校受過訓，他就是在那個時候經結識了桑托斯——桑托斯曾經在20世紀60年代在阿塞拜疆石油化工學院學習石油工程專業，並在畢業後繼續留在當地接受了通信雷達領域的軍事培訓。



安哥拉總統桑托斯。

受訓結束之後的桑托斯回到安哥拉國內，組建了自己的游擊隊；而徐京華也很快來到了當時處於內戰的安哥拉，並和桑托斯當時領導的游擊隊保持來往，做生意——安哥拉內戰從1975年持續到2002年，歷時27年。

巴塔格里亞的話以及《經濟學人》的調查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之前匿名受訪者向布吉斯所透露的胡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曾經在非洲從事情報工作的說法。

而巴塔格里亞本人也是在內戰時期就進入了安哥拉，並且向桑托斯的游擊隊支援過食物。

徐京華和安哥拉政府的關係“鐵”到什麼程度呢？從搜狐網友“時代國米”的一句網上評論可見一斑：“安中石油的車掛的是安哥拉大使館的牌子”。

## 受到曾培炎接見

胡京華在安哥拉的生意嶄露頭角的過程是伴隨著中安經濟關係的迅速升溫的腳步的。自2002年安哥拉內戰結束之後，中國在安哥拉包括石油、公路、鐵路、房屋建設和基礎建設在內的各項投資均迅速增長，安哥拉成為了繼沙特阿拉伯之後，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商，也由此形成了所謂的“安哥拉模式”。這個模式後來在非洲迅速推廣開來。

《金融時報》指出，中國和安哥拉的經濟合作，除了公開的之外，還有很多私下里陰暗的交易，其中摻雜著國家陰謀和私人利益。

隨著安哥拉與中國關係的日益密切，胡京華和巴塔格里亞往返穿梭於北京和羅安達之間，按照他們的“遊戲規則”在兩國高層之間如魚得水。2004年，巴塔格里亞與胡因收購安哥拉海上18區塊油田而到訪北京期間，得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及中國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的接見，當時的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會見時在座。

曾培炎在2005年訪問安哥拉後，成為了中國與非洲交往的“代表面孔”，曾經代表中國與非洲很多國家簽署了經貿協議。

巴塔格里亞回憶說，在那次訪華中，代表團裡出現了一個叫文森特（Manuel Vicente）的人，這位“身材矮胖，彬彬有禮”的人是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的CEO和總統特使，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徐京華安中石油的董事長。

《新世紀》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徐京華把自己和文森特緊緊捆在一起，人家都給文森特面子”。之後，徐京華藉著文森特打開了非洲很多國家的大門。

布吉斯曾經試圖採訪文森特，但是他拒絕了接受採訪；而徐京華則拒絕回答關於文森特的任何問題。

## 收購安哥拉18區塊

最早讓所有人對徐京華“刮目相看”的應該要算是2003年從荷蘭皇家殼牌與BP公司手裡收購安哥拉海上18區塊（block18）油田50%的權益的交易。

由於這個區塊是一個成熟的油區，可獲得的經濟利益觸手可及，因此很多國家的石油公司都出手競標。一開始，中海油出標3.8億美元競標失敗；印度ONGC石油公司和日本一家公司聯合競標，在2004年4月與皇家殼牌簽署了初步協議。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的公司想挽回敗局，唯一的機會就是與安哥拉政府聯手——這意味著必須要說服安哥拉政府行使其優先購買權，否決掉皇家殼牌與印度和日本公司已經簽署的協議。

就在這個時候，徐京華和羅芳紅出現在了北京，四處遊走，聲稱他們有辦法可以拿下18區塊。

而徐羅之所以敢“誇下海口”，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是文森特。《金融時報》稱：“2003年……文森特尋找中國夥伴與他一起收購。”

那個時候，中石化每年從安哥拉進口大量原油，但是苦於缺乏進入安哥拉高層的機會，徐京華的出現可謂是與中石化一拍即合。

據《新世紀》週刊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把徐京華推薦給中石化的正是羅芳紅的丈夫王翔飛，他借助自己曾經擔任過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兼助理總經理的身份進行牽線搭橋。

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下屬的安哥拉石油亞洲有限公司（Sonangol Asia Ltd）與中石化聯手收購18區塊的協議很快達成，據知情人士稱，雙方具體商談和交易非常保密。按照規定，中石化的任何海外投資和收購項目都應在集團下屬的國際石油勘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辦公會通過後，交由中石化內部專家委員會討論，最後報中石化黨組會批准，但是此次和皇家殼牌的交易省略了中石化專家委員會的討論——這就意味着交易只是在一個小圈子內就被確定下來。

## “空手套白狼”

中安雙方協議達成不久，2004年8月，一個名為安中國際石油有限公司（Sonangol Sinopec International limited，簡稱SSI）的公司成立，中石化國際石油勘探開發有限公司持有SSI的55%股權，徐京華屬下的安中石油持有SSI的45%股權——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擁有安中石油30%的股份，另外70%的股份由一個名為大遠國際發展的公司控制。



文森特（Manuel Vicente）

而大遠國際的大股東是羅方紅和馮婉筠（馮據說是徐京華的女友或妻子，布吉斯曾經就她的身份諮詢中安石油，但是沒有得到答覆），二人通過羅芳紅名下的創輝國際持有大遠國際的這70%的股份。而在

創輝國際中，馮婉筠佔有70%的股份，羅芳紅佔有30%的股份。另外，大遠國際發展還持有中基公司99%的股權。

收購啟動後，中石化卻沒有露面，用文森特的話說就是："他們給我們貸款，我們付給荷蘭皇家殼牌，僅此而已。"——中石化為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提供貸款，幫助其運用優先收購權收購皇家殼牌的權益，之後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再將權益轉售給SSI。

2005年1月21日，SSI收購18區塊的協議活得安哥拉石油部和財政部批准；同年2月25日，曾培炎訪問安哥拉，雙方正是簽署了轉讓合同。

2006年6月，SSI從由13家銀行組成銀行團獲得了14億美元的18區塊後續貸款——銀行團包含了包括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5家中國國有大型銀行。

可以說在這起收購生意中，獲利最大的就是徐京華，他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從中石化和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之間分到了一塊很大的蛋糕——按照《新世紀》週刊的計算，徐京華目前擁有SSI 32%的利益，但無需承擔風險。

## 繞不過的"中間人"

那麼中石化和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為什麼不直接合作呢？雙方繞了那麼大圈子，目的好像就是為給徐京華一個在中間賺取好處的機會？

事實上，中石化在收購18區塊之後一直嘗試繞開徐京華，從安哥拉直接拿油田，但是都是失敗了。2009年8月，中石化與中海油各持股50%成立了一家公司，通過公開投標，準備出資13億美元購買美國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Oil Corporation）在安哥拉32區塊（block32）的20%的權股；但是安哥拉政府從中作梗，再次利用優先購買權買下了這20%的股權。

中石化和中海油無奈，只得再次求助於徐京華，最後還是用SSI出面，拿到了32區塊10%的權股。

據《新世紀》週刊統計，自2004年以來，中國在安哥拉拿到的石油份額都是經由SSI出面的，其中包括了15（06）、17（06）和18（06）三個區塊的權益——徐京華成了中安兩國之間無法繞過的"中間人"。但是，通過徐京華從中操縱的這些石油生意賣給中方的價格卻不便宜，其中17（06）和18（06）創下了安哥拉石油區塊拍賣的價格紀錄。

徐京華與安哥拉政府之間的石油生意是嚴格保密的，所簽署的合同屬於安哥拉"國家機密"，據《海外文摘》透露，即使是該國的財政部長也無權查看。

除了在中國和安哥拉之間做"中間人"外，徐京華自己也親自從事石油生意，與各大國際石油公司都有合作，如法國的道達爾（Totalof France），意大利的埃尼（Eniof Italy）和美國的康菲（Conoco Phillips of the US）等等。

據不完全統計，徐京華在安哥拉除了石油以外，獲得的項目還有總額344.01億元人民幣的"安居家園"工程，新羅安達國際機場，本格拉鐵路、羅安達鐵路、莫桑梅德斯鐵路、安哥拉國家行政中心和羅安達市政工程項目等30多項基建工程。

除了在安哥拉，中國石油公司在其它非洲國家拿項目的時候也經常難以繞過徐京華，如2008年中海油曾試圖收購尼日利亞OPL 256油田，但是最後該油田還是落入了安中石油手中。

為了徹底了解徐京華在中非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為，《政經》雜誌記者聯繫到了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東亞事務研究員孫韻。孫韻是研究中國外交政策關係，尤其是中國在亞洲區域和非洲區域對外關係的專家。

孫研究員表示，她雖然在幾年前就聽說了徐京華和中基在中非之間從事經貿往來的情況，但是自己目前所掌握的關於這個在中非關係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人物的信息也僅限於公共媒體上的有限的報導。

《政經》雜誌記者還聯繫到了著名經濟學家夏業良，但是他也表示"不了解此人"。

## 背後的"高層"

雖然徐京華是金鐘道集團的實際控制者，但是他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家公司領導人的名單上，而安中石油在給《金融時報》的回覆信中也否認了徐是公司主席的說法——但是很多非洲國家政府卻堅持稱他是安中石油的主席和中基公司的副主席，《金融時報》報導稱，這些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堅信他可以接觸到北京高層。

《新世紀》週刊援引認識徐的人說：“有時，徐京華會拿出一些與中國、外國高層領導的合影來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另外，徐京華的私人飛機上也裝飾着中國國旗。



曾培炎

而根據多家媒體的調查與報導，與徐京華有接觸的“高層”很可能就是在2003年到2008年期間出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曾培炎。所以，當2008年3月，曾培炎卸任後，徐京華的發展勢頭明顯被減弱——明顯的例證就是在2007年到2008年期間，由徐京華承包的安哥拉一些基礎建設項目由於缺乏資金而導致建設速度放緩，《金融週刊》文章稱這個情況甚至一度威脅到中安兩國的關係。

文章還說，徐京華和中國大型國企之間的密切關係也引起了北京方面的警惕，中國負責對外經貿的高級官員曾經警告一些國企，不要和徐京華走得太近。更有消息稱，大陸和香港的管理機構還展開了對金鐘道公司集團的調查，其中就涉及到一些和安哥拉的合作項目。

中石化還揭露，徐京華為了多拿油田，私自成立了SSI 15，SSI 17和SSI 18三家掛著SSI名字的公司，但中石化並不知情——根據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2009年報告，安哥拉區塊15（06）、17（06）和18（06）在被SSI買下之前就曾經一度掛在這三家公司名下。

按照《新世紀》週刊計算，徐京華在這三個區塊的倒手中賺到了上千萬美元。

2007年6月，曾經與徐京華合作收購了18區塊的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因腐敗被“雙規”，中國官方報導他的受賄額達2億人民幣。

## 獨裁者的密友

很快，中國政府就發現：“雖然要提防徐京華，但是他們需要他。”

2004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向安哥拉提供了20億美元貸款幫助其進行基礎建設，安哥拉則以石油還債，而每天將這些還債的石油運回中國的工作恰恰是由徐京華的公司掌控的。《金融時報》文章稱，關於徐京華介入安哥拉石油還貸款的的內幕是“嚴格保密”的。

徐京華能夠壟斷中國與安哥拉的石油交易，靠得就是與總統桑托斯多年來建立起來的“交情”。

《金融時報》文章說，中國駐安哥拉大使曾經告訴一位美國官員：“中基公司以及金鐘道與安哥拉

總統桑托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安哥拉政府反對派（曾經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同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領導人馬庫瓦（Isaías Samakuva）也確認了徐京華和桑托斯的關係，他稱安中石油是“政府中的政府”，並指“（徐京華）暗中支持桑托斯和他的統治者。”

桑托斯是世界上公認的獨裁者，他在國內鎮壓反對者，操縱選舉。正是這樣的一個獨裁者，利用其手中的絕對權力幫助徐京華從2007年的低谷中走了出來——安哥拉政府支持並確保了中基公司繼續在安哥拉承包基礎設施建設。

同時，中國國內對於他徐京華的調查也不了了之，國企們開始恢復和他的生意往來；金鐘道集團的生意重新回到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上。

隨著在公司商業上的擴張以及在安哥拉的“地位”已經穩固，2009年，徐京華開始把眼光轉向了其它非洲國家，幾內亞成了他的首選。

## “進軍”幾內亞

幾內亞位於西非，是一個極端貧窮但是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由軍政府掌管。幾內亞礦業部長蒂亞姆對《金融週刊》回憶說，他當時對徐說：“如果你和文森特關係好，那麼和他一起來見我”。對於提出這個要求的原因，蒂亞姆說：“新政府剛上台，尤其是毫無執政經驗的新政府上台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經久不衰的現象：世界上每一個騙子都要來炫耀一下。世界上每一個騙子都會給予最大的承諾，承諾他們能給予數十億美元的貸款信用。”



接受徐京華資助的軍政府領導人卡瑪拉。

三天之後，徐京華和文森特一起來到了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Conakry）。

當時的幾內亞軍政府在資金方面極其短缺，深諳此道的徐京華提出以“特殊朋友”身份為軍政府提供3000萬美元，用於應對“突發事件”的經費，並且很快將這筆錢到賬。

這之後，徐京華很快得倒了在幾內亞的第一筆生意——中基公司承建了價值70億美元的幾內亞基礎設施建設，幾內亞政府用礦產來支付這筆費用。

據《金融週刊》披露，就在這筆生意簽訂的前幾天，也就是2009年9月，剛剛發生了幾內亞軍政府屠殺超過150名示威反對者慘劇，國際社會開始對幾內亞實行制裁；但是“徐京華似乎並沒有被嚇到”。

維基解密曾經披露過一份2010年2月26日來自美國駐幾內亞大使館的電報，其中記載英國力拓能源公司（Rio Tinto Group）駐幾內亞的代表曾經對美國大使館參贊說，蒂亞姆通過在幾內亞推銷中基公司來“確保那些給政府高官和國家民主暨發展委員會（CNDD）的同僚提供回扣的交易，（使這些交易）能在整個過渡期間有所保障”；他“個人從中拿了不少好處”。

對於這種說法，蒂亞姆矢口否認：“大使引述的那些礦業公司的管理者，我正在與他們抗爭，重新

確立和增強幾內亞的權利。這些觀點完全是無稽之談。”

徐京華在幾內亞的好景不常，2010年，接受徐京華資助的軍政府領導人卡瑪拉（Moussa Dadis Camara）遇刺，後雖保住了性命，但是被迫流亡海外。2012年12月，新總統孔戴（Alpha Condé）上台，他對《金融時報》說：“自我執政以來，徐京華再也沒有回到過幾內亞。”

## 與政府關係的“羅生門”

《金融時報》文章還披露，在徐京華在幾內亞做得“風生水起”的時候，中國一些國有大型企業似乎開始試圖拉近和中基公司的關係。

但是中國政府卻一直矢口否認和徐京華有任何聯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曾經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中基公司是一家在香港註冊的國際公司，其在幾內亞的投資純屬企業自身行為，該公司活動與中國政府無關，中國政府不了解具體合作情況。”

但是，《金融時報》根據掌握的確切信息稱，至少有一個從事軍火生意的國企通過徐京華的關係向幾內亞出售武器。

包括《經濟週刊》和《泰晤士報》在內的國外媒體都曾經報導，美國國會在2009年出台了一個關於徐京華金鐘道商業帝國的報告，裡面質疑徐京華的公司實際是為中國政府做事的，“CIF（中基）所有者中的核心成員與一些中國國有企業存在關聯”。

但是關於徐京華是為中國政府做事的這種說法，也有媒體表示質疑。《經濟學人》雜誌就曾列出了幾點質疑：首先，從徐京華的商業帝國中獲益最多的是包括文森特在內的安哥拉人；其次，徐京華曾經多次出手干擾中國國企與安哥拉和幾內亞的石油生意；另外，金鐘道集團曾經將集團內最有政府背景的人解聘，並且還因此發生了法律糾紛——但是《經濟學人》並沒有指出這位人士的具體姓名和職務。

此外，據財新網此前援引的一份由有關部委提交給國務院高層的報告也稱，金鐘道集團旗下中基公司“對外宣稱是中國政府的影子公司，在非洲、拉美、和朝鮮等地區，進行所謂的能源、礦產、基建方面的投資，大肆招搖撞騙，嚴重破壞了我國在上述地區的對外形象和聲譽，極大地影響我國正常外交經貿投資活動的開展”。

## 被美國列為制裁對象

除了幾內亞外，津巴布韋的獨裁者穆加貝（Robert Mugabe）也是徐京華的“合作夥伴”——美國政府還因此在2008年將他的八個名字列在了受制裁的名單上。

徐京華進入津巴布韋的方法與其在安哥拉和幾內亞如出一轍——在當地通脹嚴重且霍亂蔓延的時候承諾幫助“重建基礎設施”；同時提出進入津巴布韋的黃金鉑金提純，油氣開採和房屋建設領域的要求。

根據2012年位於英國的國際反腐敗組織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公開的一份報告稱，徐京華給津巴布韋穆加貝政府的資助高達1000萬美元，另外還給秘密警察配備了200輛機動車；但是中基公司的律師說這筆資金是用在“正當的商業用途”上，並且否認了資助秘密警察。

另外，穆加貝的女兒曾經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並在大埔購買豪宅——這其中與徐京華有無直接關係，目前尚不確定。

據《金融時報》調查，徐京華還在2009年將一筆300萬美元的款項轉到了莫桑比克駐華大使伊納西奧（Antonio Inacio）的賬戶下；但是莫桑比克大使館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



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

全球見證2012年的報告中也提到了這筆300萬美元的匯款。

## 買下華爾街地標建築

徐京華絲毫不掩蓋自己向世界擴張的野心，2008年，安中石油斥資1.5億美元從以色列鑽石商列弗·里維夫（Lev Leviev）的房地產公司AFI（Africa Israel USA）手中買下了紐約華爾街地標性建築之一的華爾街32號JP摩根大廈（The Corner）。《新世紀》援引來自一位前AFI高管的信息稱，這個收購價格遠遠高於JP摩根大廈當時的市值，而安中石油方面甚至都沒有實地勘察就簽署了購買合同。

AFI在收購之前提出，希望安中石油在收購價格以外再追加2500萬美元作為大廈的維修費用。2009年，AFI公司代表去香港和安中石油談判購買意向。代表團中的一位高管向《新世紀》週刊回憶說："他們（安中公司的談判人員）他們穿得就像大街上的普通人一樣……有一個人穿著多兜褲，看起來很隨意。"

雖然安中石油答應了AFI要求追加2500萬美元維修費的邀請，但是這個協議卻迄今也沒有被執行。"那個協議跟簽在廁紙上的沒什麼區別"，這位高管說。

很顯然，2500萬美元沒有執行並不是由於徐京華缺錢，因為僅僅在安中石油購買摩根大廈後幾個月，中基公司又買下了位於時代廣場附近的原《紐約時報》辦公樓。

雖然徐京華本人已經被列入被制裁名單，但是因為他沒有出任金鐘道集團的任何領導人職位，而僅僅是個"顧問"，因此美國政府無法進一步制裁這些實際上是被徐京華掌控的公司。

## 欺詐承包方

事實上，AFI公司並不是第一家被徐京華"忽悠"了的公司；徐京華在拿到非洲的一些基建項目後，再轉手將其分包給國內的建築商，但是承諾的基建資金卻經常不能及時到位。

《新世紀》週刊援引安哥拉著名調查記者莫拉伊斯（Rafael M Arques de Morais）在2010年的調查，稱中基公司承建的安哥拉國際機場項目，在宣布開工五年後還沒有完成，且只進行了一小部分。

據一位知情人士說："中基公司沒有施工隊、施工機械，拿到安哥拉重建項目合同後，就在國內以'不要招標、不要墊資、不要銀行擔保'的條件吸引國內有正規海外基建資質的企業來承包這些項目"——這樣的條件自然會吸引很多工程承包方，包括四川營山建築工程總公司、杭蕭鋼構、廣西建工、福建寧德路橋和北京建工諸多大型國有基建公司都和徐京華打過交道。

但是現實卻沒有聽起來那麼美妙，徐京華經常會臨時改變給工程承包商的報價，或拖欠相應款項，

將承包方處於進退兩難的地步，從而也導致了很多工程不能按時完工。

福建省寧德市路橋總公司2005年曾經從中基公司手中承建過羅安達——洛比拓公路項目，這是一條長度為497公里的沿海公路，寧德路橋主要負責對其受損部分進行修復，當時的預計工期長度為14個月。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公司副總經理闞朝城將徐京華描述為一個“神秘人物”：“我和徐慶蕊以及福州暢捷老總都沒見過他。”

雖然沒有見過徐京華，但是憑著多年承包基建工程的經驗，闞朝城斷定這個人不一般：“在國內來講，合同簽完就寄信用證的做法是不可思議的。此外，它還向以下廠家預訂數量不少的設備：鄭州日產的機械車、洪岩的翻斗車、柳工的裝載車和挖掘機、徐工的壓路機……僅我們項目經手的設備款就達千萬元。”



中基在普京2014年訪華期間與俄方簽署了承建莫斯科地鐵的協議。

另外，闞朝城還特意提到，當時由於安哥拉瘧疾盛行，公司空運到安哥拉一批藥物，被當地海關扣留；徐京華一個電話打過去，海關馬上放行了。

但是，中基公司的一些行事方式也讓闞朝城感到有些不安；寧德市路橋總公司在合作之前曾經要求羅方紅出示其與安哥拉政府的項目合同，但是遭到拒絕，“對方說那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由這項工程是寧德市路橋拿到的第一個海外項目，並且總承包價高達7829萬元——這個價格相當於該公司2004年產值的兩倍；因此雖然心有疑慮，但是寧德市路橋還是在2006年1月自己墊資將粉碎機等設備發送到位，並墊資購買了本應由中基出資否買的瀝青攪拌設備；200多名工人也已齊聚，只等中基公司購買的通用機械設備到位就可開工了——可是所需設備確遲遲沒有到位。

2006年5月，中基公司突然提出要重新評估控制工程成本，並修改了已經簽訂合同裡的支付寧德市路橋工程款的方式。闞朝城向中基表示，由於是海外施工，所以工人工資和成本費用基本上是在國內施工的三倍，寧德市路橋無法在中基拖欠相關費用的情況下進行工作。

但是無論闞朝城怎樣解釋，中基還是從2006年5月開始停止發放工程款，且一停就是數月，嚴重影響了項目的工期。

據《第一財經日報》統計，與寧德市路橋遭遇到相同情況的公司還包括廣西建工集團和廣西電網公司旗下廣西電力工業勘查設計研究院等。

## 在暗處做生意

徐京華商業帝國的生意一直繼續，他的足跡遍布了非洲的安哥拉、津巴布韋、幾內亞和馬達加斯加；並且走出了非洲——就在俄羅斯總統普京2014年訪問中國，尋求關於克里米亞問題的支持的時候，中基公司聯手國企中國鐵建與俄方簽署了承建莫斯科地鐵項目的合同。

為了掩蓋自己的不正當商業手段以及隱秘交易，同時也是為了避稅，安中石油和中基公司在2012年將註冊地址從香港轉移到了英屬維京群島。據《金融週刊》的文章調查，徐京華和文森特共同控制的另外一家公司也現在也與安中石油和中基公司使用同一個註冊地址——目前，金鐘道集團下屬公司的註冊地除了維京群島外，還包括了新加坡、香港、百慕達和開曼群島。

美國國會2009年關於金鐘道集團報告的撰寫者之一邁利（JR  Mailey）用一句話總結了徐京華幾十年來屹立不倒的原因：“最主要的，他知道如何在暗處做生意，如何逃避法律的制裁”。

《金融時報》將徐京華的商業模式總結為：“在流氓國家涉足別人不敢進入的領域”。（《政經》特約記者 賀仲秋）

名不見經傳的北京商人王靖，過去低調賺錢，直到拿下需要天文數字投資、過去200年來沒人敢碰的尼加拉瓜運河工程，才一夜成名。口氣如此膽大包天，難道真沒有中國政府作爲後台？

# 他要到大洋彼岸挖一條大運河

王靖到2012年年底剛屆不惑之年，卻讓外界充滿疑惑。

疑惑之一就是：他深諳“內外有別”：對海外竭力塑造專業自信的形象，對國內卻三緘其口。

但這個1972年平安夜北京出生、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商人，過去低調賺錢，直到膽大包天地拿下需要天文數字投資、過去200年來沒人敢碰的尼加拉瓜運河工程，才一夜成名。他自稱能在五年內融資400億美元，從無到有地讓運河商轉，想不被全球媒體追尋，怎麼可能呢？




王靖董事長在尼加拉瓜運河發展項目協議簽約第二天的新聞發布會上。

## 公司在簽約前一個月成立

根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2013年6月6日才正式曝光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發展投資公司”（HK Nicaragua Canal Development Investment，簡稱HKND），估計將逐漸掌握當地的地域政治人脈，除了百年的專屬營運權利，北京也有機會擴張全球貿易優勢，並一舉打破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由美國單方壟斷的航道利益。

儘管多不勝數的船運業者，對這一尼加拉瓜運河計劃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倫敦智庫IHS Fairplay的船運顧問奎克·米勒（Greg Miller）奚落稱：尼加拉瓜運河不可能建得起來——只有那些收費評估的顧問，才會主張此方案可行。但運河項目若順利推進，不光是某個個體戶為國爭光，中國也可透過擴大貿易採購，突破過去由美國獨霸的拉丁美洲外交場域，全面擴大國家影響力。實際上有資料顯示，中國政府動作也非常積極，不惜動用國際影響力，協助HKND推動運河計劃。

日前兩名哥倫比亞官員指控，中國為了運河計劃，意圖以不當方式影響國際法庭，幫助尼加拉瓜對抗哥倫比亞與哥斯大黎加，鞏固爭議海域的權利，以免後兩者有機會增添運河計劃的變數。

英國《衛報》引述哥倫比亞雜誌《周刊》（Semana）的報導，哥國前外交部長與前司法部副部長指證歷歷：2012年9月尼國官員與中資企業負責人王靖簽訂合作意向書後，國際法庭一件纏訟13年的爭議海域紛爭，立刻由中國籍法官，針對面積廣達7.5萬平方公里的爭議海域，判給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目前並非中國的邦交國，中國商務部2012年還將尼加拉瓜歸類為“不宜投資的國家”，提醒中國企業不要以任何形式參與投資活動。或因於此，HKND集團為了規避風險，選擇與尼加拉瓜保持法律、經濟密切聯繫的荷蘭，註冊多家子公司，未來可隔著一層緩衝關係，來履行運河計劃。

HKND負責人王靖與尼加拉瓜的淵源，始於他個人投資的中資企業信威通信（Xinwei　Telecom）。該公司2012年試圖爭取尼國國內全域的電信服務合約。根據王靖自述，他與尼國政府商討信威通信業務的時候，得知該國政府有啟動運河項目的強烈想法，回國考慮八天，自認做足研究後，便決意爭取運河計劃。

6月25日在北京國貿柏悅酒店，王靖接受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數十家西方主流媒體訪問時介紹：2012年9月初，王靖會見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兩人談了20分鐘信威通信的項目，卻花八個小時談運河項目。

他說："我滔滔不絕地講了六個小時，主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上，保證和尊重尼加拉瓜的主權，同時給投資者安全、持續地回報。"他向奧爾特加保證：中資是透明、包容的。

2012年9月5日王靖管理的信威通信，順利取得尼加拉瓜3億美元的電信服務合約，《華爾街日報》消息稱，王靖同時取得尼國政府授予運河計劃的默契。後來運河計劃甚至反客為主，凌駕於電信計劃之上，因為有媒體指出，截至2013年6月，信威在相關電信合約的融資，已有四個月延遲還款的紀錄，但未影響王靖取得百年運河開發權利。

香港網路雜誌《主場新聞》翻查公司註冊資料得知，HKND於2012年8月20日在香港註冊，股本僅1萬港元（約7898元人民幣），由王靖獨資。公司註冊地址位於九龍彌敦道九龍行，2013年5月底搬去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王靖報稱的戶籍住址，則為北京豐台區芳群園。

這家獨資公司HKND，幾乎是為了9月5日與尼國政府簽約才於一個月前設立，稍晚另行成立的相關控股公司，則登記在開曼群島，2013年5月才有正式公司地址——香港金融中心第二期18樓，目前所有股份都屬於董事長王靖所有。




中美洲這麼小的區域內兩條運河，會不會太多？

公司網站稱：公司願意完成相關的技術、經濟、環境與社會影響報告，將以尊重主權、保護自然、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為原則；以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理念，恪盡職守來履行這一發展尼加拉瓜及中美洲國家經濟，改善東、西方海洋貿易未來的崇高使命。

雖然HKND千方百計撇清運河計劃與北京政府、信威電信集團的關係，但尼加拉瓜人都相信，天文數字般的運河興建經費，應該會全數來自中國，尼國政府也稱運河計劃的財務槓桿操作，會在中國國內進行（The liquidity is in China）。

目前100％持股的王靖，其實相當神秘，2010年從不堪虧損的國營企業大唐電信，買下信威電信41％的股份，這個名字才出現在媒體的聚光燈下。

在HKND　Group網站上，關於集團董事長王靖的介紹，經歷相當“雷人”，細節卻語焉不詳。文稱：1972年12月出生的王靖是北京人，創辦企業業務涉及大型基礎設施、礦業、航空航天、信息通信等領域。王靖目前控制、出任董事長的企業超過20家，業務遍及全球35個國家開展業務，領域包括礦業、體育、航天、航空、通信等行業。

網頁介紹王靖三年內讓信威科技取得三項國際及中國通信行標準，雖說信威在王靖入主前原本就擁有這些專利技術；HKND還稱王靖倡導的開朗、勤奮、務實、創新的企業精神，得到業界的廣泛認同與推崇，雖然截至目前，似乎沒有人願意在媒體前證實他的經商資歷。

## 平凡普通的經營之神

對海外積極經營專業自信形象的王靖，對國內卻三緘其口，即便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新聞發布會上，他也不願意多談個人情況，面對海內外媒體的追問，王靖說：“我是個非常普通的中國公民，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我背景極其平凡，1972年生於北京、長於北京，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目前與母親、弟弟、女兒一起生活。”

王靖稱不方便透露哪個學校畢業，極力撇清與官方或軍方的關係，他說，“我事實上不是（共產）黨員。”至於尼加拉瓜的運河計劃，王靖強調：“這是完全自主的商業決定，與中國政府沒有關聯。中國政府不參與、不指導，沒有人說我們應該要跟這家公司合作或這樣做。我們至今花掉的數百萬元，都由我本人出資。”他僅僅承認自己是中國經濟騰飛紅利的受益者。

路透社另報導，信威公司的公開紀錄顯示，王靖名下另有飯店管理公司、娛樂公司與電信公司，不過，路透社追蹤其中的飯店管理公司，發現登記地址不實。王靖在信威的持股，目前市值約10億美元（約61.22億元人民幣），2012年信威獲利據稱逾20億元人民幣。

王靖過去沒有任何水利、船運、或公共工程等相關經驗，第一次承包工程，面對的就是兩端潮浪落差最高達6.1公尺的高難度運河工程。但面對自各方的質疑，王靖深感不以為然，他受訪時對外界的擔憂不屑一顧：“你也許不相信，我41歲從來就沒有過手機，但是我經營一家電訊企業。實際上，我2009年創業的時候一點電訊業的經驗都沒有。”

而王靖主掌三年的信威，通信業務以國防軍工、空天信息、三網物聯、公共運營、公共安全、水電交通等六大主要板塊為核心市場，在中國、香港、俄羅斯與賽普勒斯等地都有分支機構，王靖為這個習近平、李克強都視察過的企業，設定了偉大目標：十年內，要成為全球前三大電信供應商。

雖然王靖聲稱自己不是中共黨員，中國政府也沒下“指導棋”，不過，到王靖辦公室採訪他的《每日電訊報》記者，在那裡看到只有共產黨機構才有的大幅毛澤東宣傳畫，室內還陳列多種型號的解放軍坦克、火箭發射器和衛星等等。

王靖雄心壯志溢於言表，他說，運河計劃不光是單純的投資，已經成為歷史里程碑，我們不想成為一個笑話，或是被當成中國企業海外失敗的例子。他強調會採取積極措施保護環境，因為他跟其他投資者都不想留下歷史汙名。

## 財務、環保、工程三難

HKND要能為中國在拉丁美洲寫下一頁傳奇，殊非易事。王靖除了得想法籌措到與興建三峽大壩類似級別的資金，以國際工程界難以理解的效率開鑿運河之外，還得證明，運河工程的開鑿和日後營運，都不會破壞尼加拉瓜珍貴的環境與飲水資源。王靖自己也承認工程規模巨大，僅僅是可行性研究這一個環節，就有5000人參與。

在財務方面，王靖在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訪問時表示，計劃在全球範圍尋找資金，歡迎美國基金、國際能源巨頭入股，但他必須保持對公司的控制權。隨後他又表示，中國、歐洲與美國一級投資客戶，承諾投資的金額大致抵定。

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2011年曾經給予信威120億元人民幣的信用額度，用以拓展海外業務，目前未知是否也同意貸款給HKND。王靖強調，即便國家開發銀行授予信用，也與政治因素無關。此外有報導稱，中國鐵路建設公司、中國石油開發公司也可能會加入。



王靖自稱不是共產黨員，但公司擺設黨氣十足。

彭博社報導稱，王靖承認，運河計劃在政治、財務與工程都存在風險，不過他強調已經招募到足夠的啟動資金，包括國際銀行、金融投資公司、以及船運與能源業者。

德意志銀行墨西哥分行負責拉丁美洲市場的分析師伊斯德本. 伯里杜蘭（Esteban Polidura）認為，將運河特許權力交辦給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從目前情況來看，落實的可能性實在很低。

## 融資比例過高後患無窮

目前雖不知HKND的口袋有多深，但若400億美元的預算中，融資比例過高，一旦尼加拉瓜運河與巴拿馬運河一樣，工程因地質問題一再延宕，利息壓力將成為資方擺脫不了的噩夢。

2003年竣工的南美洲伊太普（Itaipu）水力發電廠，就讓合資興建的巴西與巴拉圭兩國政府，陷入債台高築的財務困境。當初兩國只各自撥付一億美元，其餘資金都仰賴借貸，以致累計210億美金的總工程費，過半來自過度融資導致的高額利息，平均每天新增300萬美元負債，以至於正式發電後，巴拉圭超過九成的賣電收入，都必須用來填補深不見底的債務黑洞。

而拿工程耗時17年、預算規模相當的三峽大壩工程來說，中國政府將工程整體資產負債率控制在50％以下，早期資金（1993至1997年間）由國務院以調漲電費——每度電加價0.3到0.7元的方式籌措，並將葛洲壩電廠利潤與所得稅全數納入三峽建設基金。

中國政府藉電費徵收1100億資本金投入，意味工程一半資金不需還本付息，加上開發銀行的300億政策性貸款，總投資七成到位，成為建設初期穩定的資金來源，後來2/3的工程完工後，工程成果取得輿論公信，才開始對外融資發行三峽債券，順利募到345億市場資金。

三峽大壩在設備招標過程中，也獲國外優惠商業貸款，不僅期限長、利率低、且協議條款優越，以至於在第一台發電機組併網發電，擁有發電收益，從而順利上市前，工程從未出現資金缺口，三峽工程順利於上海掛牌上市後，後續發電機組的購置費用，也能順利到位。